

季卓吾先生批選曹氏一門目錄

魏武帝

鄴銅雀臺令

附錄

陸機弔魏武帝序文

魏文帝

典論論文

與朝歌令吳質書

又與吳質書

附錄

與鍾大理書

附錄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臨淄侯

與楊德祖書

附錄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臨淄侯與吳季重書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七啓并序

洛神賦并序

王仲宣誄并序

魏武帝樂府

短歌行二首

碣石篇

龜雖壽

蒿里曲

苦寒行

却東西門行

目錄

陌上桑

度關山

冬十月

土不同

魏文帝詩

黎陽作

於醮作

芙蓉池作

於玄武殿作

雜詩二首

魏文帝樂府

善哉行三首

燕歌行二首

豔歌何嘗行

丹霞蔽日

月重輪

附錄

甄皇后作塘上行

臨淄侯詩

黃初四年植朝京師上疏并獻詩五首

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詩一首

朔風詩五首

矯志詩

雜詩三首

三良詩

七哀詩

雜詩四首

目錄

情詩一首

公讌詩一首

送應氏詩二首

贈徐幹一首

贈王粲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丁翼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言志

遊仙

七步詩

芙蓉池

雜詩

臨淄侯樂

箜篌引

怨詩行

美女篇

白馬篇

五遊

遠遊篇

盤石篇

當墻欲高行

飛龍篇

善哉行

吁嗟篇

野田黃雀行

魏明帝

燕歌行

權歌行

李卓吾先生批選曹氏一門目錄終

李卓吾批點曹氏一門上卷

魏武帝

○○○鄴銅雀臺令

令曰孤始舉孝廉季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垂士明知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季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季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

曹

卷上

一

二十季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爾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爾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



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疽發病而歿。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之敵。但計投歿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

卷上

二

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時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

以大事小也。晉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歎後已，不忍謀趙王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

一門 卷上

三

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膈之要也。所以懃懃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

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之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擒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伏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謫議，少減孤之責也。

○陸機弔魏武帝序文

元康八季，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秘閣，而見魏武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往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何也？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

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垂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上，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衰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迹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吏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所歎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効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

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
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
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
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
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糒之屬
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
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
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
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
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
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
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
於外物畱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
是遂憤懣而獻弔云

魏文帝

○○○典論論文

文士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幹、偉、長、陳畱阮瑀、元瑜、汝南應瑒、

八一門

卷上

七

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乎雜以朝

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

○○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歎傷懷余顧而言斯樂

氏一門 卷上

九

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羸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于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又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

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
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歎
不自知樂也謂百季已分可長其相保何圖數
季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
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
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
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

曹氏一門

卷上

十

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
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
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投泪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
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
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
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
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于鍾

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
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偶也今之
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
足下不及見也季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
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
但未白頭耳炎武有言季三十餘在兵中十歲
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季與之齊矣以犬羊之
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
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

曹氏一門

卷上

十一

眞當努力季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
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
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與鍾大理書

丕白良玉比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
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
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
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
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新語

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今，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艱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附錄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征西，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嚨，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欽牋曰：

曹氏一門

卷上

十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歿罪歿罪近屢奉
牋不足白宣頌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
車子季始十四能喉嚨引聲與筳同音白上呈
見果如其言即日故芙蓉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
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
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筳曲美常均反與黃門
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
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
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

曹氏一門

卷上

十一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
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
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頽豔是時日在西隅
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
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姍蹇
姐各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
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
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
庭與德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歿罪歿罪

臨淄侯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並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

曹氏一門

卷上

十一

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並之嗤余也並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並誰相知定吾文者

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譏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

曹氏一門

卷上

七

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弃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管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

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附錄

○楊德祖答臨淄侯

脩歿罪歿罪不待數日若彌季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

曹氏一門

卷上

十一

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且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畱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畱

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始如此矣
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
錫敎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
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
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
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
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疇爲皆有僂耶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
造次不能宣備脩外罪外罪

曹氏一門

卷上

十一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
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
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瓌瓌何足以云反答

造次不能宣備脩外罪外罪

○史稱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
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
丕大懼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而人
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又修每當就植慮有關

白忖度操意，豫作答數十餘條，勅門下隨問
應答。於是敎裁出答，卽入操，怪之，乃收殺修。
此爲實錄矣。或以修聰敏異常，又與袁氏爲
婚，故曹公忌之。夫曹公愛才，今古所推。雖禰
正平之無狀，猶尙相容。陳孔璋之檄辱及父
祖，且收以爲記室，安得有此。且有此，安得兼
羣雄而并天下也。其欲謀立臨淄爲丕等所
譖，是。的。蓋臨淄本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故
修亦自以植爲知己。植旣數與修書，無所避

曹氏一門

卷上

十八

忌。修亦每於操前馳騁聰明，則修之不善韜
晦，自宜取敗。非曹公之不容也。修與禰正平
孔北海俱相知，俱是一流人，故俱敗。

○臨淄侯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
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
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

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後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

之也，可令熹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妓，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

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附錄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仗

曹氏一門

卷上

二十

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拜山爲齋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管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

曹氏一門

卷上

十一

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開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子建求自試表

明帝二年上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也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管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爽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屯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

曹氏一門

卷上

廿二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季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

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並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管、耿、弇不俟兠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臣之事，君必以殺身答賈，諛弱冠求試，屬國請係。

曹氏一門

卷上

廿三

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身以妙季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班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卽班者，有聞矣。雖賢不乏，班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致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

之恩若使陛下出不垂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
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
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刀觸鋒爲
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
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
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
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
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圜之養物非臣之

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弃餐奮
袂攘衽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嘗從
先武皇帝南極赤岬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
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
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
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
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

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管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

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歎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魯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

曹氏一門

卷上

十六

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睿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如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

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

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竊不願於聖壺。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

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聖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艸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疎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制貴賤。明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

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洎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管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

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不改喪。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季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季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空。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季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管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

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季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令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鼯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

曹氏一門

卷上

三十一

有小兒七八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季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龐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鉏穢州驅獲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

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今習業者。並復見
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
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
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伯成欣
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
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
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
官。使解璽釋紱。追伯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
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

